

浮生紀實

(八)

黃永安遺著

周谷校訂
吳崇蘭

一個砲兵中將的回憶

劉峙電召急往開封

民國廿六年，日本兵力侵入平津，並經熱河、張北口向綏遠伸展，其侵略主力置於北平，與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部隊相對峙，大有一觸即發之勢。我當時任砲兵第六旅旅長，因受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中日塘沽協定之限制，砲兵部隊不能在平津附近駐防，奉命移防洛陽。廿六年七月初，接奉開封豫皖綏靖主任劉峙電召前往述職。我攜內子李志銓同赴開封，一則藉此遊覽宋朝故都，二則志銓有些在開封的北京師範大學同學多年未見，可獲握晤，暢敘離情。及到開封晉見劉峙主任時，剛巧遇上他主持紀念週會，我亦隨班參加，行禮如儀後，劉主任致詞，盡講些不著邊際的閒話，如下汽車後必須將車門關好，始能開動，辦公室如何整理，傢俱如何修理保存等等，對於軍務與民生大計，卻

一字未提。但我窺伺前面的省政大員，皆是肅然敬聽，並隨聽隨記，惟恐遺漏。聽講後直覺觀察是一庸材而已。紀念週畢，即蒙召見，所詢多是旅中人馬數目，及訓練程度而已，當晚劉主任請我吃飯，表現特別客氣。我想雙十二西安事變時，他曾電令祝紹周收繳砲六旅槍械，有過分之處。今日吃飯客氣，當係藉此表示過去歉意，實際上一個指揮官對問題的處理、想法、看法和做法，多有不同，我對此並未介意。此來開封公務，至此即算辦理完畢。第二天開始，我們自由活動，首同志銓分別訪晤她住在開封北師大的同學，暢敘舊情，無限快樂。接著各同學爭相邀宴，用表歡迎。我成了當然的陪客，連著酬酢了幾天，也在這幾天之中遊覽了開封名勝古蹟，如開封鐵塔、潘楊二湖等，並登上城牆北望黃河，見那黃水滾滾東流恰似從天而降！目測水位，僅餘數尺即可埋城，思

及曩日黃河水患，不禁無限驚嘆！更思及宋朝徽欽二帝被擄，客死在冰天雪地的五國城，開封皇朝聖地，至此告終，令人感觸良深。

華北抗戰親歷其境

七月七日我與志銓尚遊興未盡，忽聞北平宋哲元部隊在盧溝橋與日軍正式開火，我知日本侵華日亟，此必是中日戰爭開端，當即搭乘火車返洛陽。午後二時經鄭州時，見有自洛陽開來軍車數列，經鄭州轉車北上，內有十二團三八式野砲，另有鐵皮列車裝運馬匹，又見我的隨從兵馬寄生亦在前面客車之內，料定必是砲六旅全部開赴前線，因車行甚速，不及問話，遂即告知志銓，並對家事略作安排，於午後五時抵家後急趨旅部，果知旅部於上午九時獲得南京參謀部電令，砲六旅全部即以火車輸送，開赴保定，聽

候劉時總司令指揮。王斛參謀長分配第十二團先行出發，砲十七團跟進，我認爲計劃分配允當，飭速準備，預定乘夜快車，轉平漢車北上，我即回家拜別母親，志銓爲我整理行裝，在家吃過晚飯，約十時許向母親叩別離家。猶記母親送我至大門口，笑嘻嘻叮囑說：「此去好好作戰，打敗日寇，毋以家事爲念。」志銓送至火車站，等到火車開行，方始離去。

七月八日下午二時趕到石家莊，與砲六旅兵車會合，旋即召集旅部各處室主官，商談有關洛陽留守事項，及眷屬受照料問題，俾使各軍官放心作戰，免去後顧之憂。兵車繼續北上，翌日晨五時達望都車站，據車站站長報告，由昨日起保定即遭空襲，車站向北開，開至保定最近之車站再行停止，站長首肯。因平漢線及隴海線各大小車站站長和副站長等，在抗戰前在洛陽成立戰時運輸訓練班，由果海閣任班主任，邀我講授鐵道輸送科目，因之各站長等多係熟人，在運輸方面表現特別協調。而且日人在華北侵略暴行，使人人痛心疾首，茲見全面抗戰揭開序幕，人心振奮，均願出錢出力，各盡所能貢獻國家，軍人更是奮勇殺敵，絕不計較其武力裝備如何也，這正是抗戰基本條件。

聯繫不當糊塗戰役

在拂曉時車抵距離保定最近車站，當即

下令在一小時內下車完畢，向附近村莊內妥爲掩蔽，勿使敵機偵知。我率旅部參謀人員乘馬去保定城內，謁見劉總司令，請示作戰機宜，記得那一日是陰天，道經保定車站時，見站台站房均被敵機炸毀，猶有餘煙未熄，我在城內四處找尋劉總司令，因爲保密關係，不惟劉總司令處所無人告知，連其參謀人員辦公地點，亦無從探知。

我曾在保定軍校讀書三年，城中最爲熟悉，此時竟無能爲力，約至十時許，忽見第二批敵機十餘架飛臨上空，首先轟炸車站，次及城內。城裡商民皆關門閉戶，我率參謀人員躲入小巷中一個茶館席棚下，此時尚見有老太婆焚香跪在地上不斷叩頭，請求上蒼保佑，目之著實心酸。忽聞背後轟隆一聲大震塵土四起，濃煙密布，原來距我們十餘公尺處，落有炸彈一枚，幸未爆炸，僅將土地穿了一個深洞，吾等托天之福，無一人傷亡。大家鎮靜之後，乃向東城牆根防空洞中移動，洞裡有軍人、有百姓，頗爲雜亂，可巧碰著一個傳令兵，見我是將官，他問我：「到此何事？」我即詢問：「劉總司令在何處？」他說：「我就是總部的傳令兵，正有公事要送去總部。」等到敵機離去，他就引著我們前往，這在空襲時無意之中，找到劉總司令住地，殊出望外！隨即跟隨傳令兵走到南城根內，見在城牆根內下掘有防空洞，內中黑暗，點燃幾枝蠟燭，門口站有荷槍衛兵數人，經盤查後方許進入，裡面的副官及衛

士都掛著手槍實彈，又見劉總司令站在洞內，面無人色，我進前報告砲六旅已全部開到距保定城十五里處待命，對於砲兵如何分配使用？請指示機宜，以便行動。劉總司令很遲鈍的說：「你全旅交由陸軍第二師使用，如何使用，可逕與黃杰師長連絡。」我在防空洞裡得到劉總司令這樣無頭無腦的指示，使我莫名其妙，辭出防空洞後，心中感到茫無頭緒。正自遑然無主，忽見陸大同學陳夕惕前來，詢其在此任何職務？他說是總部參謀長，聞之欣然！我說：「遇見你，我一切困難問題都可解決了。」他問：「什麼困難問題？」我說：「砲六旅全部開到待命，方才謁見總司令請示機宜，他說全旅配屬第二師黃杰正面上，我正不知黃杰位置何在？你是參謀長，必知其詳。」他說：「你想錯了，劉總司令自從敵機轟炸以來，鎮日躲在防空洞裏，既不利用參謀機構，也沒下過一道作戰命令，黃杰始終沒向總司令部連絡過，我曾派人四出欲謀取得聯繫，尚未找到。」說著長嘆一聲，並且自言自語的說：「這個仗簡直無法打下去了。」我在無可奈何之中，返回旅部，即令各團、營注意疏散和掩蔽馬砲，勿使敵機發現。住了幾天，敵機轟炸面由保定向前擴張，以致影響軍事運輸，平漢火車祇能達至石家莊。在此住了幾天，沒接到總部命令，也未找到黃杰的第二師。以我推測，國軍在保定始終未能擺出一條戰線來對抗敵人。敵人出乎意料的輕而易舉取得

平津，反使日軍兵力不夠分配，故此派出空軍轟炸，目的在擾亂及阻絕對平津軍事運輸，豈知這樣竟使我方大將無所措手足，失去了指揮系統。我正為此焦慮之際，忽接參謀本部林次長蔚文由石家莊打來電話，指示我砲六旅即時向石家莊徒步轉進，並無撤退部署的命令，也未接到劉總司令片紙隻字，就這樣糊裡糊塗算是保定戰役結束了。

爾虞我詐從容後撤

我遵照林次長指示，立時召集全旅團營長以上上官會議，研究撤退部署，第一、不要希望友軍援助。第二、要自己力量來做後衛部署，抽調重砲第十七團輕機槍廿四挺，分成六個小組，編為兩隊，以具有作戰經驗者為隊長，輕裝乘馬為後衛騎兵，配屬野砲兩門，派某中校團附為後衛隊長指揮，如遇有敵人追襲時，即展開輕機槍一個隊，當步兵使用，並用野砲在路傍佔領陣地發射，以遲滯敵人追擊，輪翻後撤。第三、晝間在公路傍村莊掩蔽宿營，免使敵機發現，夜間開始行動。第四、旅司令部旅長參謀長及所要參副人員為後衛本隊，部隊先頭以某團長為前衛指揮官，前衛與後衛均與本隊切取連絡，在日暮前一切準備妥善。至日暮時就依照計劃開始行動，撤退路線係沿平漢公路晝伏夜行，初尚進行順利，及行至定縣新樂之間時，漸有情況發生。根據偵探報告，約有敵騎兵一旅在後輕裝進擊，自發現敵情後，

所有後退部隊，見有五十三軍及騎兵師等，始終未見第二師番號，在新樂縣以北村莊遇有騎兵部隊通過，詢其番號，避而不答，匆匆過去，續有五十三軍步兵與砲兵並行，顯示道路擁塞，情況混亂，當即下令旅部人員停止路傍休息，等候步騎兵過後再行。我旋接後衛報告發生情況，遂令後衛展開對敵作戰，敵人追擊部隊從保定開始，一路無阻順利前進，在此忽然遇有機槍數十挺，並有野砲發射，認為我大軍在前，不敢貿然前進，乃即按照正式作戰方式，搜索、偵察展開等程序進行，此時後衛第二隊在後退十餘里之處，亦展開完畢，通知在前抵抗的後衛第一隊，乘馬後撤，如此輪翻撤退，敵因部隊人數過少，誠恐過度深入，遭受我軍截襲。陷於全軍覆沒，故其停止進擊，是以我軍得能從容後撤，但有後衛野砲一門在黑夜轉進時，誤入道傍泥濘中，越陷越深，無法抬出，向我請示如何處置，我以此時僅剩我砲兵斷後，並無作戰能力，乃下令破壞後予以遺棄。

在此補述一個小小的插曲，以說明戰時的形形色色，和膽小人的可憐相。當旅司令部人員在路傍休息，等候那擁擠混亂的騎兵步兵通過，忽然情況發生，我方抗敵的機槍聲、大砲聲，反而增加了敵人的聲勢，後撤部隊空氣緊張，一片忙亂，旅部參謀長王斛發出顫動的聲音叫旅……長，我告知：「我在這裡。」他走到我跟前就問：「情況發生了，怎麼辦？」我見其情狀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叫他：「找個地方休息，等他們部隊過去後我們再走。」那曉得他在黑暗中，慌張行走，一不小心，跌進了糞坑，弄得臭氣四溢，俱皆掩鼻竊笑。我令其速去民家找水洗滌，豈知他回來後，更是醋臭難聞，原來是他在黑夜中，摸到水缸沒有水，後來找著一個圓罈子，搖動聞有水聲，遂用碗舀來沖洗，及至洗完細聞其氣味，才知道罈子裡不是水，而是醋，是以弄得狼狽不堪，這個小故事，及今想來，真是令人好笑的一段趣事。

先見之明機會教育

在夜半時擁擠的部隊相繼過畢，我即令後衛開始後撤，行至天曉，在一個村莊露營休息。我登高舉目四望，見許多零星部隊，由公路上及公路兩傍，紛向此村莊集中休息，倘敵機前來偵察、轟炸，這個村莊就成了敵機轟炸的良好目標，立即回至宿營地，召集幹部，指示即時出發前進，此時一般官兵行走了一夜，人困馬乏，況且小米粥剛剛做好，尚未吃用，煮的雞肉還未成熟，俱不願走，我說：「粥可吃，雞可帶走，動作要快。」並令副官將馬帶來，跟我出村離開公路，沿公路傍梨樹行隱蔽南行，官兵見我已走，皆竊竊私語的說：「昨晚旅長還那樣勇敢指揮官兵，到了白天反而膽小起來了。」大家雖然心有不甘，但又不能不服從命令，祇有在我身後跟隨前進，豈知旅部人馬剛剛離

開村莊，即聞空中敵機聲音，旋見敵機大編隊沿公路南來，接著投彈轟炸，將那村莊炸得人仰馬翻，死傷枕藉。這時旅中官兵反倒覺得我有先見之明，大加讚揚，我乃把握著這個現實教育機會，對大家說：「綜合各種徵候，判斷是很容易的，並不出奇，最重要的是在行軍困乏時，往往獲得安息地方，認為滿足，不再顧及其他，這最危險，以後希望大家，愈在困苦時，愈要提高警覺心，方能減少意外損害。」眾極信服，過此以後，未再見有敵軍追擊，撤退亦較容易。

同窗襄助偵查陣地

數日後，抵達正定，擔任防守正定的是第二十集團軍商震部隊宋肯堂師，宋和我保定軍校同學，畢業後久未見面，乍然把晤，倍感親熱，他要求撥留一部分砲兵協助城防，我當即首肯，並與他去偵查防禦陣地。他原在正定讀中學，對這裡地形極為熟悉，在偵查時他告訴我，那裡地形高，那裡地形低，那裡有山，那裡有水，並說那裡好玩，勾起他童年時代的回憶，頗有今昔之感。正定城甚大，城北多為空地，將野砲一營配備在此空地中，利用城牆東北角作為觀測所，重砲配置於城南，利用城內高大建築物為觀測所，均架設電話向師部聯絡。城南五里許有一滹沱河，河水頗寬，最深處約有五尺，第二日晨早率領旅部人員渡河，利用臨時木架的橋樑通過，在河南岸宿營休息，其他各團

規定在石家莊宿營，並向參謀本部參謀次長林蔚文報到。我不時過河視察砲兵陣地，及觀測所建築與測地射擊成果準備情形，就便與宋肯堂（字繩武）話舊。這裡砲兵部隊，留有砲十二團劉團長統一指揮，據我視察結果，認為在城角觀測工事，係利用城牆築成，甚為堅固，對於野砲效力，足可抵禦。至於砲兵陣地，乃係利用城中磚石木材構成，亦極堅實，心中至感寬慰。若就防衛目的，運籌敵前進而言，部署甚為妥善，但不能兼顧砲撤退時之後方路線，因滹沱河僅有一道橋樑，已不敷步兵使用，乃向林次長要求，再架一道臨時橋樑，當蒙允准，並令地方政府限期辦理，趕工迅速完成，其堅固程度雖不如理想，亦聊勝於無。不數日正定正面發生情況，我隔河聞有機槍與迫砲聲，野砲尚未發射。一天後敵人展開前進，我野砲開始發射，一時砲聲隆隆，時經一晝夜，始漸沉寂，敵沿平漢線進攻，極為順利，至此遭受堅強之抵抗，實出意料之外，正因其輕敵關係，故受到相當損失，次日拂曉敵開始總攻，並為攻城特調來十加四門，專攻城東北角，我方觀測所受十餘砲彈之襲擊，城牆塌陷，將我營長與連長各一員及觀測員數員，悉被埋葬在觀測所的土洞裏，戰至深夜奉命撤退，旅司令部通宵未眠，幸於天曉以前，野砲兩營完全渡過河的兩岸，野砲是全從橋上渡過，重砲則係由橋上渡砲手，砲車是用馬輓曳在河中徒涉，到深處馬皆浮

水渡過，砲團長輓繩牽引，通過極為順利，砲馬俱無損失。根據情報，中央砲兵第七團（該團原隸砲六旅，張團長要求獨立，經以重砲十七團抵補），野砲全部損失，步兵亦有傷亡，宋肯堂係用擔架抬過河的，據說他當時主張作戰犧牲到底，不願後退，嗣後雖曾相遇，未及以此相詢。由正定退至石家莊，我謁見林參謀次長，報告撤退情形，林次長對本旅戰中損失輕微，極表嘉許，並說砲七團全團野砲丟在河北岸，僅將馬匹人員帶過河來。我即建議說：「敵人追擊部隊最多不過一旅，外有少許騎兵，我們撤退甚快，敵人亦加快追擊前進，倘能由山西抽調兩師部隊，由靈壽或行唐出擊，可折斷其聯絡線，使其前後受阻，破其銳氣，並使國軍有個從容建立一道抵抗線的時間，以振奮士氣。」林次長當時說：「建議很好，俟我研究再說。」由保定撤至石家莊，計時約有半月，此後就在石家莊停留待命，無任何行動，亦使部隊獲有休息時間。

英雄氣短兒女情長

此時平漢鐵路僅可通至石家莊，對洛陽家中頗為惦念，思念年邁高堂尤切。我在撤退時，未暇理髮已半月有餘，顯得面目黑黝，頭髮蒼白，今獲休息，先去理髮洗澡，適內子志銓與劉團長炳實的太太相偕來石家莊探親，我未在屋，劉團長夫婦相見抱頭痛哭，所謂「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」，概可見矣。

。少時我返抵住所，忽見伊等來此，頗為驚奇。我說：「目前情況不穩，你們為何冒險北來？」她們同聲說：「放心不下，要來看。」此時亦祇有既來之，則安之了。她們在石家莊住有十餘日，在這些時間內，時與志銓去郊外遊覽，雖在戰時緊張，亦有輕鬆一面。敵機漸對石家莊開始轟炸，我勸他們速即返去，否則火車中斷，就麻煩大了，遂決定乘夜快車南下，返回洛陽，使我如釋重負。此後敵機三、五架每日十時左右來此偵察轟炸，經指示各部隊長注意隱蔽，避免空襲的損失，最可笑的是王參謀長的膽小畏怯，他每日早餐完畢，就到廚房拿兩個饅頭，帶著水壺紙煙，去野外躲避空襲，有一天他要我同去，我問他去什麼地方躲避才好？他大發高論說：「躲空襲要到野外空曠地方，第一要在無人之處，第二要避開樹林，因為敵機常認為樹林是藏人最多的地方，所以遭轟炸的公算較大。有樹最好祇有一兩棵，樹的直徑要在五十生的（公分）以上，以防敵機槍彈的穿透。」我隨著他去選擇防空地點，直到一棵獨立樹下，直徑約六十生的，

我們坐下休息，忽見敵機兩架，由北而南，飛臨上空，我正在吸煙，他說：「快把煙捲熄滅，以免被敵機發現。」我說：「不要緊，煙的火星很小。」他說：「早知如此，就不同你一齊來了。」這時敵機偵察機在上空盤旋，他竟背著飛機的行動方向，圍著大樹，低著身繞圈子，那一副可憐像，叫人看

了真是哭笑不得。他的聰明才智，為一般人所不及，祇是膽量太小，這或許是他過於聰明，遇事見解特別透徹，因之顧慮也就過多，此誠受聰明之累矣。

平漢戰事群龍無首

一日林次長找我說：「敵大軍撲來，為免無謂損失，可計劃向鄭州作逐次撤退準備。」我即報告說：「重砲兵不宜長途跋涉，否則人馬皆負擔不起。」經幾次詳細研究，可將重砲團火砲武器用火車運送至鄭州，馬匹、馭手隨野砲撤退，以減輕徒步行軍的困難，與不必要損耗。未幾接獲林次長密令，砲兵旅於當日夜間沿平漢公路撤退。我當即召集旅中各級主官公佈此事，並責由參謀處下達行軍日程命令，仍按照保定撤退時之序列行進，預定於夜晚九時開始行動。此時天空陰雲密布，顯得格外黑暗，行走至十二時以後，仍可見石家莊的電燈，且越走越亮，心甚疑惑，適至一村莊，即下令停止休息。找王參謀長詢問：「行走方向是否正確？」他答：「不錯」。我云：「好像石家莊的電燈越走越亮似地，速拿地圖來對照看看。」及至打開地圖，再看村莊裡門牌，方知行進的方向反轉，正好是向石家莊前，大家不禁愕然。乃即改變方向，繼續行進，自此晝伏夜行，白天利用休息時間，處理公事；夜晚通宵行軍，生活劇變，不但睡眠不好，在情緒上也常生幻覺，如夜間行軍騎在馬上，常

於朦朧中睡去，偶遇馬行顛波，遂又覺醒，在這樣半睡眠中，眼睛內又常顯現路傍高低不齊的樹木，好似樓台殿閣，又像石坊、石人、石獅……等等景象環生，像似令人目不暇給，等到醒覺，卻俱空幻。這樣行進經過元氏、高邑、內邱、邢台，過沙河後，敵軍未再深入追擊，敵機亦無空襲，因之改為白日行軍，以解除人馬過度疲勞，道經邯鄲時，知道此地是世傳邯鄲黃梁大夢的出處，鐵拐李渡呂洞賓的所在，特往參觀，見是一座小廟，庭院都甚整潔，內中名人題詠頗多，惜我軍事倥傯，無暇在此一夢。過此至磁縣、渡漳河，經豐樂鎮，午後三時抵達安陽縣（彰德府），與商震、湯恩伯相遇。湯、商邀我至其駐地懇談，至其駐地後湯第一句話就問我：「你的砲兵最大口徑的有多少？」我說：「有十二門十五榴。」他說：「很好，全留下，七五野砲我不要。」我即時請問說：「總司令如何使用？」湯說：「用守彰德城，城是磚牆，甚為堅固，野砲可位置在城外，重砲位置在城內，這樣可發揮效力，祇是城小顯得擁擠一些。」接著又說：「我已計劃好了，步兵在城牆上，砲兵配備在護城河的城牆根上，砲兵在城外射界廣闊，極易發揮威力。」我一聽發覺他所說全是外行話，我即反問：「總司令打算在彰德決戰麼？如果決戰，我願留此共同犧牲。惟蔣委員長主張長期抗戰，平漢線砲兵僅有砲六旅兩團及砲七團，而砲七團又在正定渡滹沱河時

全部遺失，總司令若將砲兵如此使用，未免過於浪費。」他聽完話後，立時聲色俱厲的說：「我要全留下，你怎麼樣？」我說：「要全留下是可以，請總司令給我一紙命令，口頭命令礙難遵從。」商震在傍看我們兩方堅持不決，乃從中說合，問湯：「總司令欲使用何種口徑的砲？」湯說：「要大口徑的。」我說：「可將十五榴一營留下，但我有一要求，城四門護城橋破壞時，請將南門護城橋保留，以便砲兵撤退時通過。」說完我即告辭，出城時尚見工兵在炸毀護城河上的橋樑，俟達旅部即命令重砲營留下，飭向湯總司令報到。後來砲兵營長向我報告，湯恩伯真的將砲兵配備在城牆根外邊，步兵在城牆上構築工事，及至發生敵情，他率所部於夜間撤往彰德西方四十里的灌城去，那裡有山，容易隱蔽。湯臨走時向商震說他奉蔣委員長密令撤離，城防交給商震負責。嗣與敵接觸後，商震奉林次長命令轉移，因之重砲兵得以先行撤退，幸無損失。

砲兵自衛戰史奇蹟

我率野砲兵一團，繼續南撤，道經河南湯陰縣，是岳飛故鄉，惜無法遊覽此一勝地，及到新鄉方獲略事休息整頓，並等候彰德撤退之重砲營，此時接得第十四集團軍衛立煌總部參謀轉達總司令命令，囑往總部一談，記得那時是在一個夜晚，率領衛士數人前往，道經山路，祇見月白風清，小橋流水，

風景宜人，精神暢爽，多日軍務勞頓，為之盡釋，前行至一村莊，晉見衛總司令，談片時，他繼問：「見過郭參謀長沒有？可以與他研究。」這使我如丈二和尚，頗覺茫然，辭出後往見郭參謀長，及相見始知為保定九期的郭寄嶠同學，稍加寒暄，即展開地圖，說明該集團軍的企圖，與正面如何展開等，及談至最後結論，方始瞭解衛立煌想把砲六旅留下，歸該集團軍指揮，我說明對此無意見，最好請總司令就近向林次長請示，奉有命令即可，郭說：「俟與林次長請示後再說罷。」當即返回新鄉，使我往返奔一夜。時經兩日，忽接林次長書面命令，飭砲六旅全部用火車運輸，由新鄉到鄭州，歸第一戰區戰鬥序列，由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指揮。砲六旅自保定開始，就像流浪的孤兒，到此才算有了正式的家。立即派參副人員去新鄉車站交涉火車，軍隊運達至鄭州後，與第一戰區參謀人員接洽，據報告奉程長官命，請暫在鄭州待命。遂飭部隊在鄭州城北鄉村中，宿營休息，這一段時間算是平漢線上的戰事，到此終止。

總括平漢線上的作戰，在保定是劉峙作指揮官，始終無有作戰命令可言，也沒看到友軍，僅於撤退至新樂縣境內，在夜間遇到五十三軍及騎兵部隊，問其部隊長為誰，均說不知道，始終找不到頭，在這種忙亂中，誰也不理誰，況且砲兵行動遲緩，他們更不願與砲兵配合行動，成了砲兵發展自衛力量

，獨自後撤，在戰史上成了奇蹟。後來到正定遇商震部隊宋肯堂師長對敵打了一仗，又在安陽抗敵一次，平漢線千餘里的土地。日軍竟兵不血刃的唾手而得，殊為痛心！看那些撤退的步兵及騎兵，既無分前後衛和本隊的計劃，又無統一指揮的人，成了群龍無首的混亂逃竄，是誰之過？無人過問，砲兵團全部丟失，也無懲罰，砲兵有計劃作完整撤退的也無獎勵，陣亡的報上去無人理會，逃亡的也沒人追問，這真可說是打了一場糊塗仗，現在回想起來，自己是參與平漢戰線的將領，有些哭笑不得。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



黃永安：「浮生紀實」插圖（文見一二頁）

① 抗戰時期湯恩伯（左二）檢閱部隊時留影。

② 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時的劉峙（左）與河南省政府主席劉茂恩（右）合影。